

韓非子卷之十三

外儲說右第三十四

新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

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毒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過勢而沉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簡而藏獲不乘騏駟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樂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焉

二人主者利害之輟殺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磨易之言弋也患在國年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茂之道宍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王危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

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姬也知責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具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顯頤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美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美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舍無陳粟府無餘財官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需德惠施於民也已與二弟爭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

尾走晉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栢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麋蚌不貴於海君重飲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詭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文武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焉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賑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

其如何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與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與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賊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燕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

甚之明  
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粟為長溝當此之為子路以其私積粟為漿飯要作

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貢為乃食之子路憐然怒攘肘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回其利者也今以由之

積粟而食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食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

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手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齋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

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管丘使吏執殺之以為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

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為望

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為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騾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正左之

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騾者以騾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為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馬已自謂以為世之賢士而不為主用行極賢而

1 047 A 870 3

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

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喬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喬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

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喬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為誅之太公望曰狂喬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於其軫也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令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為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問謁者言客張季之

子在門公拂然怒撫兵而投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為文也立有間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為公甚願其人陰未聞耳乃殺不殺客而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也豈忘季哉告廉獻千石

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驕私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官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樂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利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斯競勸而遂為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馬斷其下領馬斷其下領則必恃人而食馬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馬得不服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

藏文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為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廉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田

子方知欲為廉而未得所以為廉夫虛無無見者廉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養唐易子曰在於謹廉王曰何謂謹廉對曰為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其不謹廉也故曰在於謹廉也故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為此廉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廉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其可以為此廉乎

國早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為德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王

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行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曰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寔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

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也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何向也何道出樗里疾口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秦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執法彙哉今為人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日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

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揚倩倩曰汝狗猛耶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逐而配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配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賢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善惡對曰最患杜鼠矣公曰何患杜鼠散對曰君亦見夫杜木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地此杜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敬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富吏不誅則亂法誅

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  
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已者必利而不爲已  
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配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人主  
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墜國焉得無亡乎一曰

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  
酤莊氏之酒其狗咬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  
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  
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桓公問  
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  
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權之則塗圯  
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爲勢  
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護侮蔽惡以欺於  
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  
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爲已者必利  
不爲已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用  
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  
堯欲傳天下於舜蘇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  
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  
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

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之都  
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  
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  
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日不以其所疑敗  
其所察則難也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  
朝馬蹄踐雷者廷理斬其鞞戮其御於是太  
子入朝馬蹄踐雷廷理斬其鞞戮其御太子  
怒入爲王泣曰必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  
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  
稷者社稷之臣也馬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  
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  
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感失位危社稷  
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  
舍露宿三日北面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  
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茅門天雨廷  
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茅門廷理曰車不  
得至茅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  
潦遂驅之廷理舉斧而擊其馬斃其駕太子  
入爲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茅門廷理曰

非法也舉斧擊臣馬斃臣駕王必誅之王曰  
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於矣是  
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  
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  
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  
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  
萬乘所不究也然疑家至有蔡姬者疑母甚  
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  
毋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  
於蔡姬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  
而不究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  
讓之於蔡姬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  
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  
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  
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  
雖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  
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姬也在中請歸與姬計  
之衛君自請薄姬薄姬曰疑君之臣也君有  
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姬姬許我矣

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疑奚與媼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更請決之於卜者蔡姬令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

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官徐呼中徵疾不中官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日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効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為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

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危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

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施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

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

也民之從公也為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曰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曰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今田於國陸期以日中為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頤後期吏請其罪文公傾綈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頤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頤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

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東伐原克之伐衛東其取五鹿攻陽勝號伐曹南圍鄭反之俾罷米園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為踐土之盟遂城衛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

故異物從狐偃之誑假顛頤之脊也

夫瘞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知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

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以解左辭說右辭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韓非子卷之十三

十三

十三